

紅樓夢附集十二

徐復初編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紅樓夢附集二十種

版權所有

編者 徐復初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紅樓夢附集十二種目錄

- 一 石頭記評讚序
- 二 讀紅樓夢雜記
- 三 紅樓夢竹枝詞
- 四 紅樓夢題詞
- 五 紅樓夢賦序
- 六 紅樓夢題答
- 七 紅樓夢存疑
- 八 石頭記論贊
- 九 石頭記總評
- 十 石頭記分評
- 十一 大觀園圖說

紅樓夢附集十二種 目錄

十二 紅樓百美詩

附錄

紅樓夢附集十一種

徐復初編

一 石頭記評讚序

崇川 沈鎰 笠湖

蘭亭妙墨。永欣梁上之珍。鴻寶奇編。淮王枕中之祕。吾友張春陔侍御鈔弄石頭記評讚一帙。洞庭王雪香先生之所作也。石頭記一書。味美於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祕辛。軼飛燕太真之傳。其曰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俊。耳食者方諸南柯之記。目論者嘗爲北里之編。儼矣。然而齊紈蜀錦。非纂組無以絢其華。癸鼎辛彝。非塵掌無以發其澤。嶽珍川靈之蘊。經探幽者捫苔剔蘚。而奧突乃宣。含蘊孕萼之英。得好麗者振芬揚葩。而歲蕪畢達。是記也。苟無雕龍之鴻藻。繡虎之碩才。爲之剞劂。量句櫛字比。恐食蛤蚶者。不知許事。噉橄欖者。未見回甘。幾同嚼蠟。遂至唐突西施。誰爲畫眉。安得鑿開混沌。雪香孝廉劊肝鑿腎。殫精竭思。斲王郎斫地之才。運媧皇補天之手。千灌百辟。莫耶斂芒。五蟲六蠢。轉非說難。萬言脫草。經營乎匠心。一笑拈花。領略乎妙諦。浮白可呼知己。殺青遂作功臣。斯真慧業文人。靈運嘗先成佛。前身金粟。太白定是謫仙矣。春陔侍御嗜古如胸。愛香成癖。索從燕市。詫爲未見之書。購乏齊金。願

下阿難之拜。珠探九曲。如入武夷洞庭。石註三生。合是瓊環秘笈。固宜金鑄買島。絲繡平原。感以碧玉之函。囊以紅綈之錦。書成繭紙。仿衛夫人之簪花。字拓蠶眠。裝虞世南之行篋。僕京華舊雨。升載重逢。白下秋風。一尊命酌。酒闌燈炮時。出斯帙見示。命綴言於卷首。參軍得無小異。願借一癡。長公自是奇才。難參三昧。愧豹窺乎寸管。聊貂續以片言。宜付手民。鐫姊妹茗華之字。休爲皮相。誣荒唐風雨之詞。崇川沈鍾笠湖

石頭記評贊題詞

春陔侍御以手錄洞庭王雪香先生石頭記評贊見示題詞一首

丹山有鳳鳴朝陽。羽儀璀璨聲鏘鏘。一朝諫草盡焚棄。撫拾稗史非荒唐。眼前僞學若蠹賊。經傳緒餘稍剽竊。蹶心蹶行路人知。猶敢覩顏附賢哲。曹家公子真風流。紅樓夢比逍遙游。豎儒咋舌不願讀。翻以理障與戈矛。洞庭王郎好才調。異書到眼勤雠校。奇緣參透死生關。妙悟鑿開混沌窳。同心喜得京兆張。言歸楚澤舉蘭苕。簪花格寫榮花舌。流傳不吝陽春腔。藝林從此添清話。詞人頰首才人拜。砭頑如見悼紅情。不是齊諧專誌怪。吁嗟乎。金陵自昔多金釵。而今花月荒秦淮。豎儒發難那可聽。相與作僞聯朋儕。攜君此卷泛煙水。勿令酸風射眸子。太虛境與太極同。

是真解人能解此劍舞山中人稿

石頭記評花

警幻仙姑【凌霄】

寶玉【紫薇】

黛玉【靈芝】

寶釵【玉蘭】

秦可卿【海棠】

元春【牡丹】

迎春【女兒花】

探春【荷花】

惜春【曼陀羅】

史湘雲【芍藥】

薛寶琴【梅花】

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

俏東君與鶯花作主

多愁多病身

全不見半點輕狂

夢兒相逢

一個仕女班頭

體態是溫柔性格是沈

忒聰明忒煞思

禮三寶

夢不離柳影花陰

嬌滴滴越顯紅白

邢岫烟【野薇】

可憐我爲人在客

妙玉【水仙】

眞假

李紈【梨花】

穿一套縞素衣裳

李紋【李花】

好人家風範

李綺【蘭花】

德音貌工

熙鳳【妒婦花】

酸醋當歸浸

尤氏【含笑花】

俏聲兒窺視

尤二姐【桃花】

游絲牽惹桃花片

尤三姐【虞美人】

斬釘截鐵

夏金桂【水木樨】

似這般單相思好教撒吞

傅秋芳【瓊花】

只許心兒空想

巧姐【牽牛花】

織女星

嬌杏【杏花】

做夫人便做得過

佩鳳【鳳仙】

鳳友

借鸞【青鸞花】

鸞交

香菱【菱花】

早掩過翠裙三四摺

平兒【夾竹桃】

好教我左右做人難

鴛鴦【女貞】

鳳隻鸞孤

襲人【刺藤】

只待覓別人破綻

晴雯【曇花】

虛名兒誤賺我

紫鵲【杜鵑】

早醫可九分不快

鶯兒【罌桃】

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鶯鶯

翠縷【翠梅】

和小姐閒窮究

金釧【金絲桃】

將我侍妾來逼凌

玉釧【玉竹】

禁不起甜話兒熱趨

彩雲【金絲荷葉】

非奸做盜拿

彩霞【向日葵】

他不暇人待怎生

司棋【夜合花】

人約黃昏後

侍書【玫瑰】

冷句兒將人廝侵

入畫【淡竹葉】

濕透凌波襪

雪雁【雁頭花】

北雁南飛

麝月【茉莉】

清風月朗夜深時

秋紋【蓼花】

盈盈秋水

碧痕【碧桃】

溢起藍橋水

柳五兒【夜來香】

遮遮揜揜穿芳徑

小紅【月季】

檀口點櫻桃

春燕【燕尾草】

管什麼拘束親娘

四兒【結香】

有心待舉案齊眉

寶蟾【楊花】

用心兒撥雨撩雲

傻大姐【薺菜】

萬兒【萬壽菊】

文官【丁香】

齡官【孩兒蓮】

芳官【素馨】

藕官【蝴蝶花】

蕊官【玉蕊】

藥官【白藥】

葵官【蜀葵】

艾官【艾花】

荳官【紅豆】

劉老老【醉仙桃】

二 讀紅樓夢雜記

不識憂不識愁

鬧中取靜

啓朱唇語言的當

隔花人遠天涯近

芳心自警

小生薄命

小孩兒口沒遮攔

嬌鸞雛鳳失雌雄

女孩兒恁响喉嚨

是玉人帽側烏紗

將言詞說上

真是積世老婆婆

願爲明鏡室主人撰

紅樓夢小說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爲好色不淫得國風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鏡主人曰。紅樓夢悟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敘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與景。皆閱歷之情與景。正如白髮宮人。涕泣而談天寶。不知者徒豔其紛華靡麗。有心人見之。皆縷縷血痕也。人生數十寒暑。雖聖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縈諸懷抱。而感衰之境。離合之慘。亦所時有。豈能心如木石漠然無所動哉。纏綿悱惻於始。涕泣歌悲於後。至無可奈何之時。安得不悟謂之夢。卽一切有爲法作如是觀也。非悟而能解脫如是乎。

真假二字。幻出甄賈二姓。已落痕迹。又必說一甄寶玉以形賈寶玉。一而二。二而一。互相發明。人孰不解。比較處。尤落小說家俗套。

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已往所賴之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半生潦倒。罪不可道。此數語古往今來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爲文章勸來世而贖前愆乎。同病相憐。余讀紅樓。尤三復焉而涕淚從之。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此緣起詩也。言中有淚。何至荒唐含淚。

而言。但覺辛酸矣。作者癡。讀者與之俱癡。讀者未嘗不解其中味也。辛酸之外。別無他味。我亦解人。

西遊記託名元人。而書中有明代官爵。今紅樓夢書中有蘭台寺大夫及九省統制節度使等官。又雜出本朝各官。殊嫌蕪雜。

王雪香紅樓問答云。寶玉似武陵源百姓。黛玉似賈長沙。寶釵似漢高祖。湘雲似虬髯公。探春似太原公子。寶琴似藐姑仙子。平兒似國大夫。紫鵲似李令伯。妙玉似阮始平。晴雯似楊德祖。劉老老似馮驩。鳳姐似曹瞞。襲人似呂雉。明鏡主人曰。寶玉似唐明皇。黛玉似李廣。又似唐衢。寶釵似王莽。湘雲似李太白。探春似漢文帝。寶琴似張緒。平兒似陳平。紫鵲似豫讓。妙玉似倪雲林。晴雯似禰衡。劉老老似柳敬亭。鳳姐似嚴嵩。襲人似魏藻德。

又論劉老老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賸此老嫗收拾殘棋敗局。讀至此。不獨孟嘗平原。徒誇食客。凡豪門勢宦。皆可爲之痛哭矣。

又賈蘭贊云。乳臭未脫。卽以入股爲務。是於下下乘覓立足地。仕宦中多一熱人。性靈中少

一韻人明鏡主人曰。賈蘭之才。正以見寶玉之不才。在作書者原以半生自誤。不能爲賈蘭而爲寶玉。願天下後世之人。皆勿爲寶玉而爲賈蘭。然而吾讀紅樓。仍欲爲寶玉而不爲賈蘭。吾之甘爲不才也。天下後世之讀紅樓者。于意云何耶。

古來輕薄。皆以好色不淫爲解。又以情而不淫爲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好色卽淫。知情更淫。明鏡主人曰。如此論情。如此論淫。藉口國風者。吾知其僞矣。今之爲香奩者。欲飾其非而非不免。欲掩其醜而醜彌彰。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箕也。若寓言八九。祇可依託香草。不能附會好逑。作者其知之。

馬婆魔魔。蚌起彩霞。賈環搬舌。禍由金釧。寶玉之瀕死。皆趙姨所致。昔人謂尹吉甫一代賢者。伯奇有履霜之操。不知婦人女子之毒。實出人情之外。政老品學。迴出流俗。乃見欺於不寵之妾。飄姬申生之事。何代無之。不必爲吉甫辯也。賴大是買家總管。其子竟朦捐而選知縣。承平之世。流品已如此。亦必當時實有其人。故詳細書之以寓諷。亦國法所不容者。

李紈探春代鳳姐管事。理所應當。兼請寶釵。實出情理之外。

紅樓人物以寶玉爲第一。作者現宰官身而有微詞。襲人之不死。則明斥其非曰。孤臣孽子。

義夫節婦。不得已三字。不是一概推諉得的。寶玉之不死。則以不知誰何之人。示以倫常至重而不可死。非真有人示之也。實欲死時之轉念耳。古今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其慷慨捐身。則祇有初念而并無轉念。失此一時。抱恨千秋。作者非不知也。

小說淫辭。正人所不屑道。紅樓夢李十兒騙賈政一節。君子仁人。孰不願爲賈政。孰不爲李十兒所騙。試取此書細讀之。倘亦知家人舞弊而絕其信任之心乎。然而知之者伊誰。

尤三姐云。除了寶玉。天下就沒有好男人。此背面言之也。寶玉因畫蓋而見齡官之嬌。賈齋之癡。深悟各人眼淚還各人債。此等覺悟。真能放下一切。若小紅因見妬。而另識賈芸。則逼之使然。未爲達也。

尤三姐惜寶玉之多情。可謂寶玉知己。然意不在寶玉而在湘蓮。豈湘蓮果勝於寶玉。不知寶玉愛博而情不專。及至黛玉死而寶玉不死。三姐死而湘蓮立斷塵緣。始信三姐之知人。設而不死。其專於一人。必不同於寶玉。惜乎。三姐知寶玉。寶玉不知三姐。以一言啓湘蓮之疑。死者死而遁者遁。非寶玉之咎乎。

柳湘蓮以雄劍斷萬根煩惱。非出家也。亦自刎耳。

水月菴翻風月案。非寫女尼女道士之淫。實寫芳官之潔。

多多少少穿靴帶帽的強盜來了。翻箱倒籠拿東西。強盜而竟穿靴帶帽。奇文。雖穿靴帶帽而拿東西。實凶於強盜。文外微旨。

或謂紅樓夢爲明珠相國作。寶玉對明珠而言。卽容若也。竊案飲水一集。其才十倍寶玉。苟以寶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飲水詞中。歡語少而愁語多。與寶玉性情不類。蓋紅樓夢所紀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書。意在報仇洩憤也。數十年之閱歷。悔過不暇。自怨自艾。自讎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謂寶玉者。卽頑石耳。

又有滿洲巨公謂紅樓夢爲毀謗旗人之書。亟欲焚其版。余不覺啞然失笑。無論所紀非違律犯法之事。傷風敗俗之行。卽以獲罪論。亦祇以賄釀人命爲最大。然實出於婦人女子之手。較當代諸公身膺疆寄。賄賂公行。苞苴不禁。冤死窮民無告者。不知幾人。設有人筆之於書。則又奈何。且筆之於書。以儆將來。視己犯法而明正典刑者。又何如也。紅樓所紀。皆閨房兒女子語。所謂有甚於畫眉者。何所謂毀。何所謂謗。紅樓之金閨碩彥。皆出乎情而守乎禮。卽蕩檢踰閑如司棋等。亦矢志不移。其淫蕩無恥者。皆不足數之人。惟襲人可恨。然亦天下常有之事。而已貶之不遺。

餘力。屢告閹者以申明之。苟非襲人使金谷園中。皆從綠珠墜樓乎。

紅樓以言情爲宗。自以寶玉黛玉作主。餘皆陪襯物。而論紀事。則鳳姐又若龍之珠。獅之球。何也。古今奸邪柄政。如盧杞嚴嵩。皆受參劾於生前。獨鳳姐擅權。雖其夫亦受節制。至已敗國亡家。而太夫人猶不悔。非秦之趙高乎。况太夫人並非二世庸碌之主。能道其奸者。惟一趙姨娘。而鳳姐卒受冥誅。似亦爲警世起見。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紅樓所記。獨一奢侈之罪。然已受抄掠之辱。軍台之苦。其警戒爲何如。今之搢紳閹閹之家。豈僅奢侈一端而已哉。不僅此奢侈一端。其幸逃法網。曷若紅樓之堪爲殷鑒耶。

紅樓所載閹房瑣屑兒女私情。然才之屈伸。可通於國家用人之理。如黛玉之孤僻。汲黯之蕙直也。骨鯁之臣。見棄於聖明。彼園通世故者。不羣以爲相度乎。英明之主。且以此爲腹心。何况昏庸。長沙弔屈。吾讀紅樓。爲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

仁和吳蘋香女史諱有金縷曲一闋云。欲補天何用。倩銷魂紅樓深處。翠圍香擁。駭女癡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種。問誰箇是真情種。頑石有靈仙有恨。祇蠶絲蠟淚三生共。勾卻了太虛夢。